

# 舞自敦煌来

赵梅

河西走廊深处,莫高窟卓然独立。取材于敦煌壁画,创作于改革开放之初,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3800余场,已成为中国本土舞剧经典代表、敦煌文化传承与创新符号的《丝路花雨》,长演44年,于今年年初再次引爆演出市场、更圈

粉数亿网友。历经风霜雨雪,这部随时代经历了起伏跌宕的舞剧,以其独特的形式讲述着这条独一无二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上古老而生动的故事。



## 壹 就想着把剧做好

2023年2月10日晚8时,甘肃兰州黄河剧院内座无虚席。苍茫大漠、琵琶伎乐、捧花飞天……曼妙深沉的古乐声中,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大幕轻启。

三危山下,烟云缭绕中,千手观音营造出唯美意境。茫茫戈壁驼铃声声,串联欧亚的丝绸之路画卷徐徐展开。

一个发生在盛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的故事缓缓铺陈:敦煌画工“神笔张”和女儿英娘救起被困沙漠的波斯商人伊努斯,后遇强盗父女离散,伊努斯出手相助,一幕幕悲欢离合、友人生死相助的感人故事引人入胜。

精美绝伦的舞姿、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烽烟走进盛唐、走进丝绸之路,通过舞剧切身感悟古丝绸之路中中外友好往来、中国开放包容的生动寓意。

时光回到1977年。

甘肃省歌舞团在彩排新剧《骄杨颂》,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舜瑶提出建议,将甘肃的文艺创作聚焦于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敦煌。

“1977年开始酝酿剧本,当时定的就是丝绸之路、友谊之路,世界人民友好这一主题。”已81岁高龄的1979版《丝路花雨》编导、甘肃省委文联副主席、甘肃敦煌艺术剧院原院长许琪说。

甘肃省歌舞团接到甘肃省委宣传部编排以敦煌为题材的舞剧

的任务后,编导刘少雄、张强、朱江、许琪、晏建中等人,记不清有多少次从兰州前往敦煌,看洞窟壁画、听讲座、读书、临摹壁画、探讨研究舞姿。

莫高窟历代营建的735个洞窟中,保存着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就有492个,要从2400多身彩塑、4.5万多平方米壁画中寻找灵感和舞姿如同大海捞针。

创作组人员白天进窟看壁画,夜晚坐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临摹舞姿。

经过不懈努力,1978年1月底,赶在农历新年前,创作组拿出了剧本初稿,定名为《敦煌曲》。但实际编排中,《敦煌曲》因剧本结构年代跨度太大,主题、人物、事件无法贯穿而受阻。

“搞了一年多,没有留下来,自己推翻了,勇敢地割舍!”许琪说,1978年9月,创作组停止了《敦煌曲》的各种小改小动,彻底放下了之前的编排,开始重新构思剧本。

1979年10月1日,历时3年编排的《丝路花雨》,作为全国调演的137台节目中唯一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全本演出的剧目,获得成功。

1982年,《丝路花雨》走出国门,成为亚洲第一个进入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演出的团体。出访交流巡演的序幕自此拉开,《丝路花雨》的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登上肯尼亚艺术中心、林肯艺术中心等顶尖艺术殿堂,深受海

内外观众喜爱。

求精,是《丝路花雨》经久不衰的制胜密码。在每一代人身上都能看到精益求精的影子。

“这戏改了多少版,去了多少趟敦煌是说不清的。当时根本没想着能成功,就想着怎么把剧做好。”许琪说,《丝路花雨》的创作是质朴的,就是在学习中不断反思自己、否定自己,虚心改进。每次演完编导都要开会,每个编导都要提出具体演员的动作、舞姿有没有不到位的情况,除了自己找问题,还要让外人提意见,把这些意见刻印出来,打成条,贴在墙上分析,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

喜迎北京奥运会,2008版《丝路花雨》创演;2016年再次改版提升,成为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演出重点剧目;2021年入选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项目。“中国舞剧的里程碑”“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丝路花雨》引来众多赞誉,“敦煌舞”艺术流派由此开创。

“敦煌舞不是简单的扭腰翘臀,敦煌壁画中的舞姿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独特舞姿,在与历史的对话和人物的共情中变成舞蹈语汇。”许琪说,《丝路花雨》不是简单地对敦煌壁画的片段性模仿,融入历史和情感的创作后,它成为全新的舞剧体系,这一创造性的发展,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反思。

2023年2月10日晚7时许,兰州观众陈庚手持两张《丝路花雨》演出票,和女儿匆匆赶赴黄河剧院。

37年前,9岁的陈庚跟着母亲在甘肃武威观看了《丝路花雨》。今年2月5日,看到《丝路花雨》兰州演出信息的他非常激动,却发现票已售空。陈庚到处打电话、找朋友,历经周折终于得以偿愿。

看完这场演出的陈庚意犹未尽。得知有加演后,带孩子接连观看了两场演出。

“《丝路花雨》在我心里播下了善的种子,37年后我带着孩子来看,就是一种传递。”陈庚说,再次重温,让他更深切地感受到经典的力量,他希望更多人能走进剧院,享受舞剧

之美,感受丝路友谊。

对剧目有深厚感情的不止观众,还有演职人员。

今年88岁高龄的第一代神笔张演员仲明华,自1979年初登台到2000年在上海大剧院最后一次演出,从44岁到65岁,演神笔张21年,上千场次。

至今,仲明华还清楚地记得他在莫高窟展览室里托起那个陶土画碟时的感受。

当时,他在展览室里看到一个形似瓦片的画碟,上头还残留着黑、红、绿3种颜料,便请求管理员让他用手托一下。当画碟和手接触之后,他感觉一股电流袭遍全身,感觉自己和画工超越时空有了心灵感应。

“我感觉像从前画工手里接过了带温度的画碟!他一定和我一样,有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才有了这样心与心的交流。”仲明华说,这种心灵震撼终生难忘,至今依旧清晰地存在脑海里。

仲明华说,每次登台,化好妆没扎胡子

作为第15位英娘的扮演者,李莉2006年第一次饰演英娘,2016年最后一次登台。因受伤转向幕后的她成为兰州文理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的一名舞蹈教师,以她的热情和热爱,继续传承使命。

岁月如歌,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人将热爱注入《丝路花雨》。



图1② 《丝路花雨》演出剧照。(资料图片)

## 叁 不做“落入库房的精品”

4月17日晚,澳门百老汇剧场内,驼铃悠扬,舞姿曼妙。继2006年后,《丝路花雨》再度在澳门精彩亮相。

今年年初,结束新疆乌鲁木齐、安徽合肥的连轴演出,《丝路花雨》于正月初二到初六在国家大剧院连续上演,再掀经典舞剧热潮。

“5场演出1.1万余张票全部售出,场场爆满。”甘肃演艺集团演出运营部部长周文帅说。

剧组返回兰州后安排了2月4日、5日两场演出,因观众反响强烈,2月10日、11日又增加了两场演出,亦是一票难求。

“4场惠民演出,票房收入60万元,刷新了本土剧目在本地惠民演出的票房纪录。”甘肃演艺集团演出运营部部长周文帅说,今年将根据市场需求安排演出计划。

44年来,《丝路花雨》肩负使命,步履不停。

从改革开放中走来,经历文化体制改革、企业化运作,《丝路花雨》走向了充满挑战的市场化之路。

有鲜花掌声,也有奋力挣扎——《丝路花雨》的前行之路并非坦途。

2012年4月15日,甘肃省演艺集团公司揭牌,甘肃省歌舞剧院、省话剧院等6个省直院团归集团旗下,实行企业化管理。这意味着《丝路花雨》从此开启了以经营主体身份搏击演艺市场的新征程。

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让院团减轻包袱、轻装上阵、走向市场,但对于院团领导和演职人员来说,这意味着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

思想要转变,市场要打开,人才要培育,怎么办?“演”是唯一出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丝路花雨》市场反馈不及当年。

“不能让《丝路花雨》成为落入库房的精品,一定要给精品注入时代的光泽,时代在改变,我们就得变。”原甘肃省歌舞剧院院长陆金龙说,他深知这部

剧的价值,更有深厚的感情,如何让它传承发展下去是他不变的信念。

陆金龙1978年进入甘肃省歌舞团,经历了《丝路花雨》1978年至1979年的原创排练过程。2002年末,他再次回归,成为甘肃省歌舞剧院院长,这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他和同事们进行了3次提升复排,在市场化道路上奋力搏击。

陆金龙说,1979版《丝路花雨》演了29年,演出场次达2117场,演出收入达15329万元;2008版《丝路花雨》演了8年,至2016年演出场次573场,演出收入7735万元。

2016年,为迎接首届敦煌文博会,突出“一带一路”精神的2016版《丝路花雨》以更新的高度创排,在敦煌驻场演出。《丝路花雨》被盘活了!

今年2月中旬,兰州演出才落幕,周文帅就开启了走南闯北的营销征程。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他先后敲定了天津、北京、上海、深圳、福州、济南、南京等地的巡演计划。

“目前已经敲定的演出计划是26场,计划全年演出60场。”周文帅说,今年营销的最大亮点是打破了传统的剧院方、演出商采购的合作模式,在深圳和济南的演出将尝试探索票房分成合作模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推动剧目走向新的市场化发展之路。

追赶数字文化流行趋势,让《丝路花雨》“触”网上“云”,成为必然。

去年7月30日,《丝路花雨》通过新甘肃客户端视频号全球首播;此前,《丝路花雨》剧组参演的《舞千年》在河南卫视和B站同步播出,节目播出后再掀“敦煌潮”,圈粉过亿网友。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丝路花雨》的品牌效应,持续推动敦煌舞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敦煌壁画、文献、典籍研究成果,将文化保护传承与艺术创新融为一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探索以舞台艺术形式让文物‘活’起来的路径。”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张林涛说。

只要你保持前行,生活的彩蛋就会在不经意时出现。这句话用在刘元杰身上,特别合适。

去年夏天,刘元杰在一场直播中被网友质疑其身后的油画般的背景是后期处理上去的。为了自证,他将一只桶丢进身后的河里,反问网友道:假吗?结果这一片段爆红网络,还被众多网友二次创作。刘元杰由此被称为“背景太假哥”,全网涨粉约1000万。

突然火起来的刘元杰,打过工、创过业、学过平面设计,还写过网络小说。出生于贵州农村的他,小时候家里条件差,从小随打工的父母在江苏生活。虽然只有25岁,“背景太假哥”的经历却十分丰富,经受的挫折多到不想说,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不少。

2020年夏天,再次创业失败的刘元杰从江苏来到新疆,在库尔勒帮农户直播卖货,顺便散散心,调整一下状态,没想到一夜蹿红。网友喜欢刘元杰的努力、率性、真诚、豁达,这意外蹿红算是挖出了生活的彩蛋。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为每一个人撰写了剧本,只要你坚持努力和真诚,就会为你埋下彩蛋。汗与泪交织,滋润着成长,刘元杰经历的所有曲折和挫折,最后都成为养分,积蓄着能量。

在新疆伊犁,还有一位网名“新疆之哥”的网红,也挖出了生活的彩蛋。“新疆之哥”真名叫许浩之,从2019年开始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推介山水伊犁、大美新疆。去年,他策划发布了《乘着歌声游伊犁》系列视频作品,受到网友追捧。

要想线上“狂飙”,线下必付辛劳。这些年,许浩之跑遍了家乡的山水,积累了大量的短视频素材。他以“音乐+美景”的方式,让色彩斑斓的伊犁乘着歌声“驰骋”线上。现在,活跃的“新疆之哥”或阅读经典文章,或推介特色景点,或推广优质产品,或介绍旅游攻略,收获越来越多的流量与关注。

流量越大,意味着责任越大;关注越多,就要做得更好。在以刘元杰、许浩之为代表的青年主播群体的努力下,新疆作为短视频素材资源富矿,正实现从趣味到韵味、从颜值到产值的转换,大量流量迸发出巨大的正能量。

如今,刘元杰担任尉犁县政协委员、尉犁县蜂业协会会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自媒体协会副会长,比以前更忙碌了。访农户、选产品、搞培训、找拍摄地……“背景太假哥”说走就走、说干就干。谈到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他记得没啥秘诀,就是三个字:使劲干。因为太忙,刘元杰晚上常常只睡三四个小时。

湛蓝天空下,炽热阳光里,苍茫草原上,漫天风雪中,在新疆壮美山川加持下,“背景太假哥”直播带货、助农销售,镜头前的他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即使被蜜蜂蛰伤也毫不在意。香梨、蜂蜜、枸杞等特色产品,连同他背后的新疆美景,不断断上流量新高地。刘元杰定下了2023年的“小目标”:带货1个亿。

同样忙碌的许浩之则以“伊犁旅游推荐官”为己任,计划推出“品着美食游伊犁”“赏着民俗游伊犁”“讲着故事游伊犁”等系列视频,努力讲好伊犁故事、新疆故事,以短视频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人走进这片辽阔、多彩的土地。

独特的美食和美景,浓郁的民风与民俗,隐藏的秘境和秘径,让新疆自带流量。短视频和网络直播是极佳的认识、观察、了解新疆的“窗口”,如何通过这些方式展现这片辽阔多彩的地域,开掘好、利用好新疆这座“富矿”,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但有品质、有思想、有意义终是获取流量的密码。“刘元杰”们寻找密码的经历,便是一名“菜鸟”成长为有情怀、有能力、有担当的优秀主播的过程,更是用耐心、实干和坚韧挖出彩蛋的旅程。

肆 文化开放的敦煌故事

一部舞剧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不仅能在岁月的长河中经久不衰,还能让人魂牵梦萦?

“贯穿《丝路花雨》始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强大的中国精神,以通俗易懂的文化作品来展现它们,是这部剧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原因。”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这离不开老一辈敦煌学者强有力的支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下,能否找到一条更好走向市场的路径,让更多观众领略舞剧之美?

兰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副院长杨建军说,目前以真人演出的舞台剧目发展整体面临困境,往往需要通过专项基金来扶持;院团要注重剧目本身的改进提升,还要注意在经营方面引入有经验的专业团队做好市场推广,绝不能固步自封。

他建议,《丝路花雨》下一步的发展,首先要以舞台故事内容为核心,用剧目的故事资源、演员资源、道具资源进行相关衍生开发。剧目IP可与其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IP如长城、黄河等叠合使用。此外,数字赋能的步子要大一些,通过高科技数字技术从灯光、舞美、音效等多方面提升舞台艺术表现力,丰富观众的视听体验。

让《丝路花雨》长盛不衰,让敦煌文化源远流长,不仅限于剧目本身的提升、打造,还在于“莫高精神”的传承、敦煌学的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接续。

“我们不能只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要站在文化开放的立场上讲敦煌故事、中国故事。也不能只讲给国内受众听,而是要讲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听,讲给全世界听。”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西部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岚嘉说,甘肃一直主张在文学创作上打地域优势牌,敦煌无疑是最佳选择,面对敦煌这个大命题,需要集合历史、文化、经济、市场、营销、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群策群力。

《丝路花雨》源自敦煌壁画,学术研究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创作也促使学术研究走向深入。

“自汉唐以来,敦煌便是古丝绸之路重要的咽喉重镇,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汇聚的窗口,这决定了敦煌是世界的,必须立足全球视野,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态度展开学术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炳林说,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虽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对于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来说,还处于研究的基础阶段,《丝路花雨》的持久传播、传承也对敦煌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更潜心地深入钻研,揭示更多的历史,才能为文艺创作、文化传播、传承提供新的营养品。

传承、创新、发展,是永恒的话题。在受众接受艺术形式更加多元的当下,人们对《丝路花雨》的期待愈加强烈。我们需要更多的《丝路花雨》,需要更多敦煌故事、中国故事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只要你保持前行,生活的彩蛋就会在不经意时出现。这句话用在刘元杰身上,特别合适。

去年夏天,刘元杰在一场直播中被网友质疑其身后的油画般的背景是后期处理上去的。为了自证,他将一只桶丢进身后的河里,反问网友道:假吗?结果这一片段爆红网络,还被众多网友二次创作。刘元杰由此被称为“背景太假哥”,全网涨粉约1000万。

突然火起来的刘元杰,打过工、创过业、学过平面设计,还写过网络小说。出生于贵州农村的他,小时候家里条件差,从小随打工的父母在江苏生活。虽然只有25岁,“背景太假哥”的经历却十分丰富,经受的挫折多到不想说,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不少。

2020年夏天,再次创业失败的刘元杰从江苏来到新疆,在库尔勒帮农户直播卖货,顺便散散心,调整一下状态,没想到一夜蹿红。网友喜欢刘元杰的努力、率性、真诚、豁达,这意外蹿红算是挖出了生活的彩蛋。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为每一个人撰写了剧本,只要你坚持努力和真诚,就会为你埋下彩蛋。汗与泪交织,滋润着成长,刘元杰经历的所有曲折和挫折,最后都成为养分,积蓄着能量。

在新疆伊犁,还有一位网名“新疆之哥”的网红,也挖出了生活的彩蛋。“新疆之哥”真名叫许浩之,从2019年开始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推介山水伊犁、大美新疆。去年,他策划发布了《乘着歌声游伊犁》系列视频作品,受到网友追捧。

要想线上“狂飙”,线下必付辛劳。这些年,许浩之跑遍了家乡的山水,积累了大量的短视频素材。他以“音乐+美景”的方式,让色彩斑斓的伊犁乘着歌声“驰骋”线上。现在,活跃的“新疆之哥”或阅读经典文章,或推介特色景点,或推广优质产品,或介绍旅游攻略,收获越来越多的流量与关注。

流量越大,意味着责任越大;关注越多,就要做得更好。在以刘元杰、许浩之为代表的青年主播群体的努力下,新疆作为短视频素材资源富矿,正实现从趣味到韵味、从颜值到产值的转换,大量流量迸发出巨大的正能量。

如今,刘元杰担任尉犁县政协委员、尉犁县蜂业协会会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自媒体协会副会长,比以前更忙碌了。访农户、选产品、搞培训、找拍摄地……“背景太假哥”说走就走、说干就干。谈到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他记得没啥秘诀,就是三个字:使劲干。因为太忙,刘元杰晚上常常只睡三四个小时。

湛蓝天空下,炽热阳光里,苍茫草原上,漫天风雪中,在新疆壮美山川加持下,“背景太假哥”直播带货、助农销售,镜头前的他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即使被蜜蜂蛰伤也毫不在意。香梨、蜂蜜、枸杞等特色产品,连同他背后的新疆美景,不断断上流量新高地。刘元杰定下了2023年的“小目标”:带货1个亿。

同样忙碌的许浩之则以“伊犁旅游推荐官”为己任,计划推出“品着美食游伊犁”“赏着民俗游伊犁”“讲着故事游伊犁”等系列视频,努力讲好伊犁故事、新疆故事,以短视频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人走进这片辽阔、多彩的土地。

独特的美食和美景,浓郁的民风与民俗,隐藏的秘境和秘径,让新疆自带流量。短视频和网络直播是极佳的认识、观察、了解新疆的“窗口”,如何通过这些方式展现这片辽阔多彩的地域,开掘好、利用好新疆这座“富矿”,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但有品质、有思想、有意义终是获取流量的密码。“刘元杰”们寻找密码的经历,便是一名“菜鸟”成长为有情怀、有能力、有担当的优秀主播的过程,更是用耐心、实干和坚韧挖出彩蛋的旅程。

本编辑 陈莹莹 李静  
美编 高妍

逐梦乡村

乔文汇